

宁波老三区,指的是原海曙、江东、江北三个区,它们是新中国成立后宁波最早的三个市辖区,围绕着三江口这个辐射点以扇形展开,三块区域唇齿相依、呈三位一体之势。抱着自己是“城里人”思想,相比于其他区县(市),身处老三区的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2016年,宁波新一轮区划调整,江东区全部划归鄞州,“桃园三结义”多年的老三区被拆散。

大概,在中国叫“江北区”的为数不少,所以,宁波人对“江北”的称呼,喜欢在其后加个“岸”作后缀,一概说成“江北岸”。在不少宁波人印象里,承袭着一个错误的观念:英国人开发、创造江北。事实上,当江北区进入文明时代,史书记载的江北“句章城”,算得上是宁波城的前身之一。

1843年12月19日,英国首任驻宁波领事罗伯逊,率军舰船队抵达宁波,英国驻宁波领事馆开署。1844年1月1日,宁波正式开埠。原先的江厦码头,处在城墙根的东门口。可偏偏英国人驶来的船只,不是舢板,而是大船、轮船之大,大得无法驶进江厦码头。

早先,美美的船舶,其船舷大多在右边,以至于当年驶进甬江的船,不得不逆水停靠,加之船舷在右,两个不经意的巧合,迫使英吉利海驶来的大轮船,无奈地在江北岸一隅滩涂停机抛锚。这样,宁波城的码头,就北移了千余米,从东门口移到了江北岸。

英国人罗伯逊,选定江北岸作为商埠后,又在江北杨家巷设置“宁波大英钦命领事署”。渐渐地,江北再也不是“晒网稻花鱼”的江村,滚滚江涛走白沙之后,甬江沿岸的“前江沿”开始热闹沸腾,这块宝地即为“外滩”的前身。

江北岸外滩,现今多数宁波人已经习惯称其为“老外滩”了。坊间传言“宁波老外滩比上海外滩还要早二十年。”事实上,同为“五口通商”,宁波开埠于1844年1月1日,上海开埠于1843年11月17日,在上海之前开埠的还有广州和厦门。子虚乌有的“老外滩”竟被当作史实,时不时出现在学生作文、书籍杂志中。十多年过去,谬论依然流传。其实,即便是早开埠,又有什么值得“炫耀”?

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美国于1853年起正式设置驻宁波领事馆。紧接着,浙海关、港口、洋行、招商局、报馆、青年会、教堂、白木权、中国最早的银行、邮政局、船公司、学校、照相馆、剧院、西式医院、工程局、巡捕房纷纷兴起,不仅为外滩增添了许多新鲜色彩,而且有条不紊地推动宁波走向近代化的进程。

据1881年2月11日《申报》记载:

“宁波府城对面之江北岸地方,咸丰年间尚未著名,其乡人多捕鱼为业,富不过千金,贵不过千总。迨同治初,洋船需华人向导,于是乡人有或为舵工,或为带水,崛起泽渚之间者指不胜屈。不及十年,拥巨万之资者若干人,晋提镇之街者若干人。昔则鱼庄蟹舍,沿江多板屋之居;今则鸟革葺飞,平地有华堂之筑。人则纤青拖紫,市则银铺金鸣,过是乡者莫不啧啧称

# 外滩“小开”

柴隆

读城

叹。古人云‘十年时事几番新’,诚哉斯言。”

《申报》记者对外滩的这篇报道,距江北岸开埠尚不到四十年,经过多年发展,“前江沿”的称谓,渐被宁波人遗忘。由于交通的便捷,与市面的繁华,到二十世纪初,外滩一带成为当时宁波社会活动与交际的中心,众多有影响力的活动都在此举行。

在宁波人眼里,“富二代”的称呼不免落俗,宁波人有个专有名词——“小开”。“小开”是侍着老爸或祖上财势的富家公子哥,自己往往并不独立打理生意。“小开”可以百搭,不管酱园店“小开”,还是外滩里的“小开”,一旦搭上都显得很耳,倘若换个词,纱厂公子、酱园店公子、南货店少爷、外滩少东家……都没有“小开”来得传神,来得上口。

外滩变为交际中心后,顿时也成了“小开”们的“人间天堂”。尤其是宁波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后,“小开”们踊跃响应,大礼堂、演讲厅、电影室、图书室、阅报室、游艺室、弹子房都有他们的身影。此后的京剧社、话剧社、足球队、篮球队、网球队、棋艺班等各种文体组织,以及演讲会、展览会、联谊会、音乐会、读书会、夏令营,皆有“小开”留踪。戎行在《宁波江北岸风情》里

回忆,“当时宁波的一般青年,最时髦的去处,就是基督教主办的青年会”,这座二层洋楼里面有“弹子房、桌球、溜冰、室内球场、阅览室、电影院、西餐馆”,青年们因这些洋派的新鲜玩意儿纷纷加入为会员,盛极一时。

久而久之,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新时尚,以“小开”为载体直接呈现在当年宁波人的面前。他们喝咖啡、吃吐司涂白脱奶油、读莎士比亚、开派对,懂一些狐步舞的feather finish slow……从通商口岸刮来阵阵西洋风,吹进了法国梧桐下的江北岸,一桩桩时髦而柔情的宁波往事,在外滩石库门里开到酩酊。

1920年6月19日,中西音乐大会在槐花树下崇德女校举行。6月21日,《时事公报》在报道这则活动的同时又以《对中西音乐大会的感想》为题发表时评,为之叫好。文章是这样评论的:“青年会与友谊社是很高尚的结晶团体,实行女子解放的先锋,不但打破男女界限,而且融化中西的感情,不是解放运动一个很好的模范吗?我们希望这种团体发达,我们更希望这种团体一天多似一天。”殊不知,这场音乐会、外滩“小开”们撑起半边天,其摩登风气之开通,不在上海、粤省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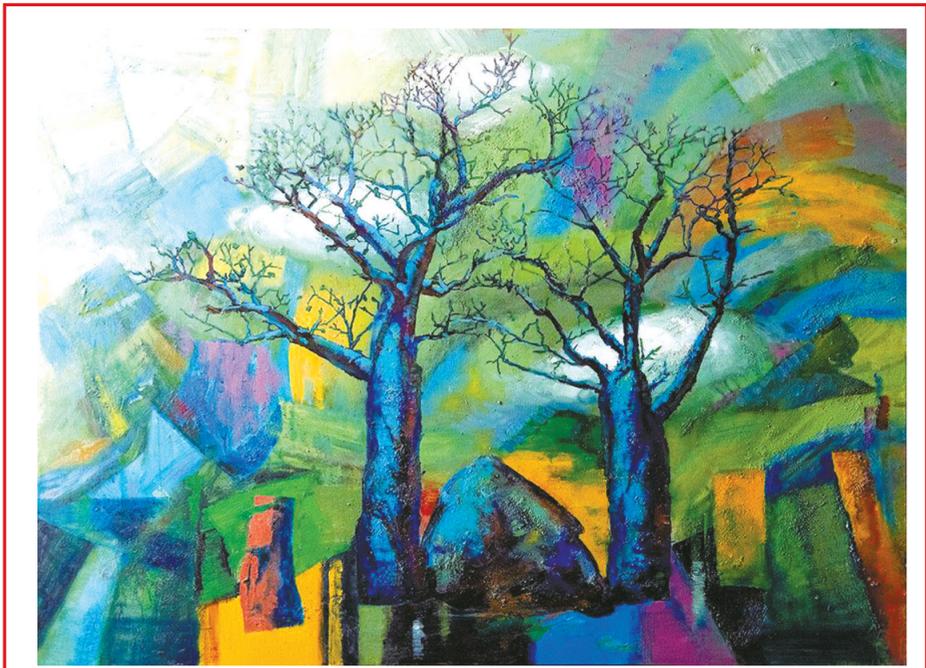
现代体育在宁波的开展,始于江北岸,不大会会有争议,自然也离不开外滩“小开”们的推荐。早在1886年,浙海关就耗银百两,建起网球场;1897年斐迪学校在甬城学校中首开体操课;1925年春,宁波青年会也在江北岸修建网球场,并组建网球队及足球、篮球、乒乓球等运动队,还多次主持举办单项球类比赛或综合运动会……恰是有了外滩“小开”们的积极参与,现代体育运动在宁波才得以推动和开展。

大概因为“小开”,其谈话、举止乃至吃相也不同,凡事不知轻重,不分尊卑,喜招摇过市,大概因为有的是时间与铜钿,棋琴诗画、跳舞桥牌、沙蟹麻将、京戏弹词、网球股票,“小开”们都知道一点,又因为生性懒散,往往大多是三脚猫。外滩“小开”们对宁波开埠后最大的贡献,就是拓展消费文化和缔造甬城时尚,没有他们,在这一轴红尘俗画中,便少了些许神韵。

一批优质的“小开”,是需要经过时光与风浪的洗礼,而不是仅靠雪茄和红酒堆砌出来的。如同收藏品,越久越有品位,越黯晦越显风度。当年,如果在宁波男人的群体中,剔除优质“小开”一族,其整体风貌会大打折扣,犹如吃生煎包少了一碟玫瑰米醋,烧“腌笃鲜”忘了放几片嫩笋。

有关“小开”的故事与形象,叫人联想起王安忆《考工记》里的陈书玉,没有牌子包装,气质与风格却摆在那里。在宁波知书识礼的“小开”队伍中,也有日后成为要员的,他们一唱三叹,将这座城的市民精神、生活图景和历史轨迹,在远去的故事中一一彰显。

怀旧是一门感伤的美学,怀旧又是一盘必赢的棋。不管时代如何在窗外呼啸而过,外滩“小开”们用一段风俗时尚史为这座城撑腰,也演绎了一部低回慢转的宁波别传。



金伯利印象(丙烯油画)

陈志光

把头戴住  
遮挡风霜雨雪  
与日晒寒侵  
也可作某种标志  
昭示人前

五花八门的造型、装饰  
如潮涌来,眼花缭乱  
有时是荣耀,光芒四射  
有时是倒霉,乌云盖顶

玄机,山水水转  
如硬币之正反面  
也仅仅是安心而已

人活着,还是要戴帽  
把帽戴正,戴正帽  
正步正向前走

从混沌中醒来  
先去掉久埋所致的锈迹  
让亮,如莲脱污而出  
锐意,坚定坚持的决心

似乎在暗中潜着  
更合乎生存之道  
但不知所以  
就冲了出来

武装成起子龙  
白马长嘶,长枪挥舞  
挑、砸、压、刺……  
以不同的方式奋力突围

影迹如水,融入海洋隐去  
周遭,亮堂堂一片

塔山野佬

## 外一首 灯

阿云伯的死,我回老家前一天就从母亲的电话中获知了。回家后,更多的细节从三姐和母亲的口中展开来。

父亲生前与阿云伯是好友,尽管他比阿云伯小了十岁,但不妨碍他们成为一生的知交,父亲最后的寿衣寿裤就是阿云伯穿上的。他是个屠夫,身高骨粗,一举一动虎虎生风,这些年回老家,常常见到他大步行走在村道上,背渐渐有些驼了,但身体还算硬朗,跟他打招呼,很和善亲切的样子。我心下想念父亲,也羡慕阿云伯的健旺,能活到八九十岁,没想到他也走了。

他走得特别快。据说因为生了一种“蛇头疮”,头天晚上痛了一夜,第二天二儿子陪着坐公交车去医院,配了几盒止痛片回家,然后当天晚上大叫一声后即气绝身亡。这病真是致命,但之前肯定有一个生

发的过程,只是他一直熬着、忍着,而子女和旁人根本没有关注到。

这样的结局对于子女来说似乎是幸事,阿云伯唯一的女儿在某家小店门口跟人吐露心声:“死得这么快,一天也没有困眠床。”她没明说的话其实大家都能听出来——她这个女儿不用服侍卧病在床的老父亲了,一天都不用。她说的敢情也没错,但在别人听来真不是滋味。

如此便可想见在阿云伯的葬礼上,悲痛的氛围被淡化到可以忽略不计。他最亲的人,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对其的遽然离去简直可以说是无动于衷,只是例行公事般地完成了对于老父亲的最后仪式。其他来赶白事、吃“大饭”的亲戚、族人更难酝酿出一种真切的丧亲之痛,大家抽烟喝酒、嚼菜咽饭、说笑笑打趣,以死者的名义举行一场不

久久

况味

期而至的聚会,如此而已。这场葬礼倒是滋生、发酵出若干话题,经过层层口耳相传在某个特定范围和时段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据说,阿云伯留下了近十万元存款,很难想象他这样一个不领退休工资也不受儿女待见的鳏夫居然积蓄了如此大数目的钱财,却舍不得吃点好的,穿点好的,舍不得

# 阿云伯

给自己简陋的屋子装一台电视机,而是每天去村里的老年活动室蹭看——这也是我经常在村道上见到他的原因所在。人们自然更感慨既然不缺钱,为什么不早点上医院,而非得在生命的倒数第二天痛不欲生时才求着子女打120。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住在独居父亲附近的三个子女经过商议后居然不打这个

# 明年,4号线将打我家门前经过

黄治

诗歌

明年秋天  
4号线将打我家门前经过  
这是神龙出没的隘口  
那时,洪都路黄山山梁正当艳红  
奥体中心该办过了不少赛事  
姚江新区两新校迎来了新生  
恒一广场已积攒了三年人气

我多半会炒了班车师傅的鱿鱼  
也许只让雪佛兰每半月上路一次

我会开启城市侠客的硬核标配  
手机+月票+支付宝+刷脸模式  
早晨,我会浇好阳台上的花草  
喝一碗慈城的年糕汤

听着地铁的呼唤打卡去  
时间不再是我操心的议题

从西北角到东南角  
4号线串起了城市的文脉  
我要细细触摸这座城市得空,我会去慈城古镇  
酝酿一首深秋的诗  
或去东钱湖定格烟雨幻境  
抑或跳转到某个街口  
眺望一会城市的星空  
我相信总有一颗星星比月色明亮

明年4号线将从我家门前经过  
八成是在秋天……

在古代,受过儒家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是很少会在自己的诗文中提到妻子的。现在的读者如果要去了解古代文人的男女情感关系,所能借以追根溯源的文字资料并不多。大体不外乎两类:一类是悼亡诗,如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及他《离思诗》中那句流传千古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贺铸写出“白头鸳鸯失伴飞”的《鹧鸪天·半死桐》;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还有一类虽说数量不少,但并非写给正妻,而是为妾室或歌妓所创。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提倡夫妻太过恩爱,这话听上去荒唐,可事实就是如此。古人认为,一旦夫妻情浓,男的一方就会沉溺于儿女恋情,从而荒废功名事业。所以文艺作品里,焦仲卿之母最见不得儿子媳妇情意绵绵,现实当中,大诗人陆游也被迫休了心爱的唐婉……

然而,万事总有例外,有些例外还非常动人。譬如唐代大诗人杜甫就很愿意让妻子在自己的诗文中频频出场。这一点上,他真算得比较“另类”。别的大唐诗人,不说旁人,就说与杜甫齐名的李白吧,一写就是“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千金骏马换小妾,醉坐雕鞍歌《落梅》。”杜甫不这样,他对那位陪伴自己走过艰难一生的杨氏夫人有着极其真诚、深厚的感情。杜甫三十岁那年,娶了时任司农少卿的杨怡之女杨氏。当时,杨家姑娘年方十九,比杜甫小了近一轮。尽管杜甫在妻子面前是名副其实的“老杜”,但写起诗来,他总称对方为“老妻”。

杜甫三十六岁那年,为博取功名,再次进京参加科考。不巧遇到嫉贤妒能的宰相李林甫当权,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野无遗贤”闹剧——那回科举,朝廷没有录取一名考生。几年后,安史之乱爆发,杜甫举家逃亡。到陕西鄜州后,诗人安顿好妻儿,兴冲冲跑到灵武找刚刚即位的肃宗去了。无奈乱世流离,杜甫很快就被叛军发现,然后抓回到长安,夫妻就此云山雾罩。我想那个时候,杜甫大概也是害怕的吧,怕再也见不到那位嫁给他以后几乎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的“老妻”。也就是在那样一个充满了思念的夜晚,他情动于衷,写下了不朽诗歌《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诗不难懂,此间情调却和老杜一贯沉郁的诗风大相径庭。就像鲁迅说的“无情未必真豪杰”,原来杜甫也会写情诗,也能写出如此缠绵悱恻的作品。不过,与其说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情诗,不如说它远胜“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等喝着花酒、看着美人的娱己娱人之作。因为这里面寄托了王朝板荡、百姓颠沛之际,一个平民诗人对妻子最深切的想念。

杜甫很快就被叛军发现,然后抓回到长安,夫妻就此云山雾罩。我想那个时候,杜甫大概也是害怕的吧,怕再也见不到那位嫁给他以后几乎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的“老妻”。也就是在那样一个充满了思念的夜晚,他情动于衷,写下了不朽诗歌《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诗不难懂,此间情调却和老杜一贯沉郁的诗风大相径庭。就像鲁迅说的“无情未必真豪杰”,原来杜甫也会写情诗,也能写出如此缠绵悱恻的作品。不过,与其说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情诗,不如说它远胜“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等喝着花酒、看着美人的娱己娱人之作。因为这里面寄托了王朝板荡、百姓颠沛之际,一个平民诗人对妻子最深切的想念。

历经磨难的杜甫,还是回来了。《羌村三首》中的第一首写道:“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这情态极有画面感,家人重逢,悲喜交加。杨氏一定也曾怨恨丈夫久无音讯,可这种怨恨的底子是牵挂。后来,杜甫便带了妻儿过着一种漂泊买定的日子。从杜甫探看,不难觉察诗人不仅爱妻子、敬妻子,还对妻子含有多愧疚,“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真是连一件好衣服都没给她买过啊。杜甫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将这位与自己相携一生的“老妻”写入诗歌当中:“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还有我很喜欢的那句“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妻子是他一生的伴

冷枫

# 杜甫的「老妻」

侣,是他真正的知音。梁启超先生曾评价杜甫为“情圣”,有他的道理:杜甫和杨氏在一起相濡以沫三十多年,从红颜绿鬓到苍老白发,也从国泰民安到生民涂炭……这期间,杜甫没有纳妾,也没有蓄妓,甚至在他存世的近一千五百首诗作中,除了那句出自《壮游》的“越女天下白”外,别的女子,极少提及。有人说,不是还写了《丽人行》么,那个完全是贬斥意味的。

科技文明迅猛发展,而人性,千百年来依然大同小异。不管是杜甫生活的年代,还是我们身处的当下,专情、长情、忠贞始终是一种美德。杜甫一生饱经战乱,又兼贫苦困厄,然而他的诗真好,情意真切,“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还有什么比这场景更幸福呢?

电话,生生地掐灭了阿云伯压抑了很久的求生之火。当然,他留下的这些钱终究还是用在了自己身上,你知道在农村操办丧葬的各种费用是不菲的,也没多少余款留给子女们平分。

一则更为轰动的新闻是当年为了躲债而远走他乡的阿云伯的儿子终于回到了阔别19年的故乡,然而父亲已经化成一捧骨灰装进盒子埋在了屋后的青山,他什么都没见到,他与父亲的永别就定格在了19年前。据说,阿云伯辛苦积攒的钱是为了等他回来留给他,可能是为了弥补些什么,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很多人对这三儿子的去向一无所知,这次终于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说法,他现在云南,与当地一女子结婚成家,生下两儿一女,其中有两个不太聪明,这次一起回来的大儿子是唯一正常的。之所以赶不

上与老父亲告别,是因为他没有身份证,乘不了飞机和高铁,只能坐卧铺大巴,那自然是漫漫长途。

我记得自己刚懂事的时候阿云伯的妻子就因病去世,近四十年里,他杀猪、种地、打工,子女们纷纷成家,重孙都已经上了小学。不过比起与他心存芥蒂、年届九秩的兄长一脉,他的子孙们算不上有多大出息,都过着辛辛苦苦的日子,没出一名大学生。他与子女们的情感联结也十分淡薄,一人蜗居,甚至踏不进近在咫尺的子女们的家看上一会电视。

让人略感欣慰的是阿云伯活了88岁,即便放在当下,这也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生命长度。现在他去了天国,也许还能找回他久别的妻子,重温家的温暖。也许或许还能遇见我父亲,那么,请替我问个好,谢谢!